



数据加载失败，请稍后重试！

附
錄

蔣百里先生去國詩

涕淚辭京國。
艱難作遠遊。

遙赴戰場苦。
白了少年頭。

二十六年九月三十日舟中

蔣百里抗戰論集目錄

論 文

歐洲大陸英雄之覆轍·····	一
抗戰的基本觀念·····	四
速決與持久·····	九
營官二百兩長夫一百八十人·····	一三

蔣百里抗戰論集

二

- 抗戰一年之前因與後果……………一八
- 外交煙幕與宣傳者自己中毒……………四〇
- 從國際上觀察各國外交之風格……………四四
- 爲國聯開會敬告英倫人士……………五〇
- 歐局與英國外交……………五五
- 日本人——一個外國人的研究……………六〇

講 談

- 從保衛武漢談到世界軍情……………九一
- 知與能……………九六
- 半年計劃與十年計劃……………一〇三
- 外交、軍事、經濟……………一〇九
- 與德國亨斯其少校研究游擊戰術……………一一三
- 參謀官之品格問題……………一二三
- 蔣百里隨員日記……………張禾艸

附 錄

自傳遺稿	禾艸錄	一
述蔣君百里	張宗祥	三
追述蔣百里先生	張一塵	一一
我與蔣百里先生	馮玉祥	一三
悼蔣百里先生	陳立夫	一六
弔蔣百里先生	胡健中	二〇
悼蔣百里先生	甘介侯	二一
蔣百里先生的貢獻	黃興中	二五
懷蔣百里先生	黃征夫	三〇
哀百里	高子白	三三
蔣百里先生不死	鍾期森	三六
蔣百里先生印象記	程曉華	三九
與蔣百里先生一席談	黃萍蓀	四二
蔣百里先生的一點小事	張禾艸	五四
百里先生言行風度的追懷	蔣潔	六〇
余與百里	葉恭綽	六五
哭蔣百里先生	陳孝威	六六

蔣百里抗戰論集

四

哭亡父蔣公百里·····	蔣英·····	六九
文藝復興時代型的人物·····	曹聚仁·····	七三

蔣百里自傳遺稿

蔣百里口述
張禾艸筆錄

甲午年，我十三歲，從海鹽到硤石別野齋念書。我的堂兄，即肖初的父親；八月裏要去下鄉試，怕這第三場策論裏有關係時局的文章，所以喊我替他用細字來抄夾帶，因為這個理由，去問街上的錢莊裏邊借了一張申報來，因為有些消息可參看，同時又可抄點論說，預備對策的論文。我記得中間還有一篇大罵李鴻章的文章。「新智識論」就在那個時候開始的，這就是甲午戰爭，從此刺激了我的新智識，我學會了看報。

也在那時，所以平壤，牙山，大東溝，九連城，威海衛，劉公島，這種地理上的名字，很熟的掛在嘴邊。那個時候找不到一本地圖，無意中不知在那一家看見一張地圖，因為邊界上塗顏色的關係，就使我注意到海參崴同彈春的這隻角上。

我還記得那年秋天在海甯天寧寺裏來了兩個陌生買字的人，先是一個朝鮮人，後來一個彷彿有點安徽人的樣子，住了二三個月就走的，現在想來無疑的是日本偵探。因為這兩個人寫的字都是十七貼，如果那時有人拿正楷來考他們一下，一定會露馬脚。彷彿

那時中日方面也有警戒的樣子，所以來了一位城營。他姓卡叫寶駿，年紀很輕，說的一口安徽話，我們一點不懂，大家說他灣舌頭，也常常在教場裏下操。那年秋天，我的先生回家去了，所以我常到教場裏去看。這件事情頂好玩的，看他們一對一對的舞刀，還看他們射箭。箭靶子是三個紅星，射中了有人打鼓的。卡先生面前擺了一隻板桌子，雙折的皮凳子，一本名冊，一支硃筆。聽見鑼聲一響，在那名冊底下圈個圈子，兩個人操擡槍，我到還看見過操步槍的。我們頂喜歡看的是操藤牌，最好笑的；那個時候考的武童生，考「馬箭」，那個童生，穿的紅綠色的衣服，而且臉上多少抹一點紅胭脂的樣子，騎在馬上，右手拿韁繩，左手拿一支弓，用手指夾住一支箭放在肩上，這位武教師就同這位童生挽了韁繩拉了馬，慢慢兒兜圈子，旁邊差不多有兩百米長的一條馬蹠，這位教師帶了他的馬，在馬蹠的一端兜了一個圈子，那匹馬如飛向蹠裏跑去。馬蹠旁邊有三個箭塚，平均分配在蹠的中間，但離曹不過二三尺遠，馬一跑開，就看見馬上的先生身子仆在馬背上，這隻弓彷彿向橫射去的樣子，第一支射了要想第二支拔出來射的樣子，我們在後方注意中不中，不過聽人家說，這種馬箭全在乎手脚快，中不中倒不在乎的。在這城守營衛門裏邊傳說了一件事，說不知那裏一位協台，上司叫他打靶，三槍不中就革了官。

那一年的冬天，我父親故世，也就是我開始受社會振盪的第一課。我的伯伯本來是三年前壬辰（四十六年前）科的進士，但是沒有殿試就回來了，所以乙未年要去補朝考，他寫信回來就說有「公車上書」那麼一會事。他做了一篇文章，議的是買山「至言」，但是沒有被他們所採用。過了一個多月（大概五六月裏天氣熱了），「公車上書記」的文章，還有「普天忠憤錄」的一書放在我們先生的桌上。但是我們沒有看，祇等先生出去的時候或先生睡午覺的時候拿來略略一翻。那時候，除出背四書五經之外，桌子上只有「小題鎮鶴」，「詩韻」。我的先生特別爲我托人買了一部叫「江漢炳靈集」之外，却沒有別的東西了。所以「公車上書記」同「普天忠憤錄」二書看起來同小說那樣的有趣，也有同小說那樣的容易懂。

述蔣君百里

張宗祥

百里祖生沐先生光煦，尊文獻，富收藏，刻有別下齋叢書，生子女二十餘。第五子最所鐘愛，幼穉，哭之慟，以硃書佛語左臂，祝再來爲記。沈山一僧，老矣，與生沐先生爲方外交，時相過從。生沐先生念及孺子，必問僧能如顧氏非熊往事否？僧曰：來則

必來，緣實已盡。及百里之父澤久先生生，墮地無左臂，生沐先生見必悲怒，稍長，即命居馬橋散寺中。澤久先生幼慧，潛心內典之外，兼習岐黃。將冠，以醫濟人，重返儒服。時生沐先生謝世久，洪楊之後，家亦中落，諸昆季析產自立，拮据之餘，澤久先生亦不願重違父志，再返本宗，轉徙平湖海鹽之間，以醫自給。間或至硤一省兄妹。後娶海鹽楊太夫人，生百里。百里八歲，澤久先生病歿，母子煢煢無所依，始返硤，素冠敝服，身長方過几，遍謁族人，謀所以生活者，澤久先生同母兄澤山先生爲之創，族人附義，各有所助，得田三十餘畝，得小屋兩楹，母子相依其中。蔣與張本世姻，時予方遊蔣氏族中，親見百里喪服泣拜，趨與握手，涕亦隨下，此予二人相識之始。嗚呼，孰知五十年後，又見百里諸孤女之哭其父耶！

百里之母楊太夫人，日處斗室中，課百里唐詩論孟，米鹽飲食之外，編細竹爲衫，以佐生計。太夫人心目中惟此孤子，百里心目中惟此寡母，一衣數補綴，三月不食肉，意泊如也。初習制藝，亦太夫人親授。太夫人病，百里剖左臂煎湯以進，褻創不慎，日腐爛，忍痛爲母謀湯藥，人小不及竈，則以杵墊脚。汲水量米，無他人可使，創口益劇，母前不敢露聲色。太夫人病略已，聞穢氣，使之前，把臂，舊絮臃腫殆滿，解裹，膿血斑斕，抱百里失聲相向哭，急爲療治始愈，此百里十二歲事也。百里族弟，延倪勳叔

先生教讀。倪先生愛百里慧，又念貧甚，使百里從讀塾中，不受束修之敬，百里乃得長日讀書矣。倪先生工小楷，摹靈飛經絕肖，百里師倪先生，故百里小楷特婉秀。晚年寫碑師梁任公先生，然一不經意，起草作小字，依然倪先生衣鉢也。予當時先父傳外祖沈公韻樓筆法，命習顏平原，相見論字，刺刺各爭其是，及今思之，何嘗有一語道着耶。

在甲午之前，百里與予習八比試帖外，喜觀歷史及小說，每有所見，若哥倫布發現新陸，互相告語。百里勸予閱野叟曝言，且詡詡以文素臣自居，余方誦正氣歌，視文山先生若神明，閱之覺文素臣貪多務得，予所難能。然百里此後政治哲學外交美術，靡不研討，不徒以兵學擅長，則少年時已基之矣。甲午後，憤清政不綱，汲汲然日思致用之學，苦書不可得。戊戌變法，硤有雙山書院者，向以制藝課生童，奉令購書，若資治通鑑、白芙堂叢書、格致書院課本、日本國志、普天忠憤錄、經世文編之類，百里與予，約散學即會於書院，閱諸書。白芙堂叢書不能了解，其餘皆欣然成誦，日至天黑不辨，方各回家，院中無第三人也。是年予未應試，百里入泮宮。明年，各以家寒應聘爲塾師，百里赴伊橋，予處鎮上何氏塾中。百里每赴伊橋必經何氏，或留宿，或縱談浹日，值他縣書院課士，兩人各爭寫成篇，或合作得膏火之資則均分之。旋興學校，予入開智任教員，百里入杭州求是書院讀書。歸語余；有邵君聞秦者，聰慧勤學，且記憶過人，讀

書必不忘，予恨道遠未能見，而百里又介予與單君不廣爲友。不廣治宋學，言必拱手，行必矩步，予苦之，不願接見，強之至再，卒成好友。

林先生迪臣守杭州，林先生伯穎知海寧，愛百里及余，命留學日本，先父不許。予留而百里東渡，入成城，畢業士官，試第一，時與蔣君尊簋，並重於世。百里習步兵，百器習騎兵，中國士官生見重於日人，自第三期始，則二蔣開之。浙江方練新軍，邀百里回浙；百里不允。百器回任第二標標統，辦弁目學校於海潮寺。百里雖不來浙，其所擘畫，皆出百里手。在東時，方先生雨亭者，時宰桐鄉，知其寒，亦時分俸助之；而百里更以餘力爲文章，投之浙江潮譯書彙篇等處，博稿費寄母，供菽水。予時任教秀水學校，回鄉謁太夫人，太夫人留話叙家常，媿媿如幼時。其後至太夫人下世，此情無異，蓋以予雖長百里七月，實同歲，又總角相周旋，故視之若親子弟也。

百里既不回浙，遂決赴德留學，任第七軍團見習連長，與堡爲之帥。歸國後，掌清室軍政者曰鐵良，頗籠絡漢人才，顧猜忌不肯重任，以禁衛軍管帶強百里。庚戌，予任職大理院，百里自南苑來，聯床寓中，語終夜不休，旣恨政治蕪穢，又悼學難致用，相與歎息。趙爾巽任東督，奏調往奉天，任總參議。辛亥革命，百里入督署，方與幕中諸浙人談，宜獨立以應時機，而張作霖等四統領，已率兵在外，聲言百里之來，挾異謀，

圖叛清，必欲得之正法典，勢汹汹，謁趙請命。百里之來，未見趙氏，趙氏實不知其來，則瞠言無有。而幕中早得信，各友罄所挾資資百里，命急自旁門行，乃得脫。其實百里果與藍天蔚氏定約，謀獨立也。

民國元年，任保定軍官學校校長，日夜謀所以改革擴充，一切已有成議，上之陸軍部，軍學司司長魏宗瀚者，持異議，格不行，百里志不得伸，憤甚，集全校生禮堂中，慷慨述事狀畢，出手鎗急自擊，謝學校。有從者名如意，遽前奪其腕，鎗口偏左，不向心，然子已穿胸，衝左肺第二葉過，經前後兩肋骨間，不斷骨，一堂師生慘且憤，而百里遂以病去職。楊太夫人聞電北上，視百里，百里已居醫院中。子時在杭，急電詢狀，太夫人覆電曰：生命無害，恐難復原。越半年，竟得無恙，惟傷處忌冷，常以帛束胸。百里傷後，不復思任事，政府處以一間職，塾居故都。子於三年春亦至故都，相見如隔世。明年，不广任北大教授，三人者復聚於一地。蓋離羣索居，已十餘年矣。如此者六年，百里日研討美術哲理諸學，嘗語子曰：欲著一書，上半部論中國書學在世界美術上之位置，蓋同為積點積線所成，而美與拙相差逕庭，此中國所獨有，必思有以發揮之；下半部論中國書法源流，則以屬子，子遂成書法源流論一書，百里之書迄未成，其實皆端居多暇，藉以消遣之舉也。

民國十一年，浙民舉百里任浙議會議員，予適亦回浙任教廳，乃有浙江大學一案提出，修訂章制，爲蔣君夢齡之力，而議則創自百里。暇則至寓中，索家鄉蔬膳，同飲湖上。其時楊太夫人在故鄉構平屋數間，早歸里。十二年，新居初成，遽因病棄養，百里方在浙，親視含殮，痛不欲生。湖南門生知師貧，驟遭大故，集現銀數千金，親自負擔，歷數千里來贖。喪葬後，曾佐吳佩孚將軍軍事，再預孫傳芳將軍軍事，然皆未盡用其所長，無所成。

百里門生遍國中，栽成者至夥，而尤契唐君生智。唐君與中央政見不合，卒至用武。百里方居滬，予再三勸之行，百里不忍，心坦然以爲終能見諒，後被拘於杭，再遷南京。予至京視之，方坐斗室中作書，內典法帖，羅列几架，以所書金剛經全卷贈予，易其號曰澹寧。嗚呼，百里殆已知人生惟澹泊方能寧靜矣。居無何，仍退居滬上，天下乃知中央之愛惜人才也。

蘆溝橋變起後，予方任事平漢，一日，百里忽來漢，坐寓中，待予散值回，急相晤曰：我即自此赴德，胡君適之將繼我自此起美，明日能早來旅舍中，當再得一面。明日天未明，予驅車至旅舍，百里方部署行李，囑其謹慎珍重，愴然揮手別。迨百里返國，徐州已不守。又晤於漢上，醉後寫詩，中有墓前青草史來芬句，由今思之，豈竟成讖語。

耶？予先百里離漢赴桂林，予姪浩從百里，爲之握筆記言行者月餘，時時來書，道百里近况。不數月，百里亦來桂，見予即曰子有熟友精醫者否？我胸間微不適，欲一診治，是否心臟有疾。予即請張君學誠診之，心臟無病，神經略有感觸，不足輕重。越日，又赴桂林省立醫院診視，兼測血壓，亦無異狀。百里知予欲入川，苦無車，邀同行，予因事不能成行。十月二十六日，百里遂離桂赴柳州，隔日相約，予在北門城隅送之，不知道實相左，百里車出南門，始悟，語送者曰，誤聞聲矣，不能見彼矣！送者於百里死後，告予此語；且述百里語此時，意極慘淡。百里既行三日，來電告予曰，因病留宜療養，予意或長途勞頓，不久當痊。十一月五日，又有電來，則已歿矣。知自病起診視者爲浙江大學校醫，急書達祝文白鄭宗海二生，詢病狀，報書曰，四日病已痊，縱談健甚，定五日行，方將待曉送之，不知夜中遽變如此。四日夜進麵一碗餘，九時即就寢，十時病作，醫生云心臟麻痺。二書叙病狀胥同，嗚呼，予真不能再見百里矣！悔未能從之同行，尙可多作數日叙首也。百里此行，任陸軍大學校長，昔日改革保定軍官學校之素志，庶幾得償，不意未及到校，溘然長逝，豈獨陸大前途之失而已哉，中國所失，實更多矣。從其行者，趙君墨農，百里病，留宜山，趙先偕其二女赴貴陽，五日，急電之還宜，九日，趙君走桂林告予，與祝鄭二生書，大致相同。惟續語予，喪事畢，當葬之鶴嶺

。鶴嶺者，趙清獻公放鶴處也。予不知百里墓上，將來亦塑病獅否？至蔓草離離，則當與史來芬之墓無異矣。

百里幼聘袁花查氏，及百里留學日本，一日，予謁楊太夫人，太夫人曰：查氏女年長矣，百里未能即歸國，恐難久待，我已使人致意查氏，不必守舊約，而查小姐力持從一之議，不願毀約，事將如何。予曰：既查小姐有此志，惟望太夫人能成之。歸國，始成婚。久無子女，太夫人望孫切，又爲百里納一妾王氏，亦無所出。百里之受傷臥病醫院也，有左梅者，力任看護，所以熨貼慰藉之者，至周且誠，百里感之，與訂嫁娶盟，亦不深拒。百里病愈，左梅歸國，百里思之慕切，一日，以一書附刀寄之，書曰：我命爾活之，今不能踐宿諾，請持此刀來，仍畢我命。左梅得此書，大感動，即至北平歸於百里。迄今二十餘年，凡隨百里奔走者，皆左梅也。百里拘南京，左梅携數女，賃屋附近，日入百里室中，躬親灑掃之役，供衣供膳，悉身任之。生五女：曰昭曰雍曰英曰華曰和。昭生於北京，將笄，以肺病死。未死時，思北京切，百里夫婦携病女至北京，病卒不瘳。雍貌肖楊太夫人。百里使德時，昭已歿，故立遺囑使承產。英偕至德，百里歸國，仍留學德國。

二十八年二月於行都